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一一九回 小英雄火燒朝天嶺 眾好漢大戰馬尾江

且說艾虎見著臧能，一把將他扭住，把刀就要剝。臧能雙膝點地，苦苦求饒。艾虎說：「你是惡貫滿盈，還要逃竄性命，焉能夠！」盧珍說：「賢弟且慢，這個人留他的活口才好。」艾虎說：「咱們把他放在什麼所在？」張豹說：「我扛著他走。」就把臧能按倒，四馬倒攢蹄往起一捆，張豹往肩頭上一扛。大眾各處放火，所殺的人倒不甚多，皆因是闖山的嘍兵俱都下山打仗去了。待各處火光一起，全奔大寨柵門，往下走，還有四□里路呢！把個張豹累的喘吁不止，說：「我不能扛他了，咱們把他殺了罷。」艾虎說：「已然扛了這麼遠，為何又把他殺了呢？大家換替扛著罷。」沿路之上各店舖的人，遇著就殺了，見著屋子就放火。走到臨河寨，天有晌午的光景。眾人一看就剩了一隻船，艾虎上去，把船上之人結果了性命。大家上船，到了中平寨，又從中平寨搶船。此時竹門大開，就聽見軍鼓大震，火炮連聲，兩下正殺在難解難分之時。說書一張嘴，難說兩家話。再說朝天嶺就從失了玉仙，叫王玉去找，也並未見著回信，後來得知王玉與金仙也跑了，無奈之何，總得料理第二天打仗的事情。王紀先淨是生氣，臧能勸解說：「寨主總是料理大事要緊，只要成了大事，要什麼樣的壓寨夫人沒有？」王紀先無奈，也就只得是如此了，臧能的主意，初四晚間，叫他們下山，省得明早下山，走四□里地上前打仗，未免的疲乏。今日下山，走這四□里地，一夜之間，也就歇過來了，次日一開竹門就打仗，豈不甚妙？王紀先說：「先生真是高見。」就留臧能看守大寨，其餘嘍兵，盡都下山。頭一天駐紮臨河寨，次日五鼓起身，眾嘍兵飽餐戰飯，辰刻齊隊，連廖習文並廖習武俱都上船，至中平寨。楊平滾帶著四員偏將，早就預備停妥，大寨主一到，就是三聲信炮。這一出竹門，水上排列船隻，好不威嚴。再看君山那邊船隻，早就擺列得齊齊整整。原來展南俠、蔣四爺、白芸生、鄧彪、胡列、鬧海雲龍胡小紀，初四日就奔到君山的船上。三千戶守村的是閻正芳、徐慶、韓天錦、龍滔、姚猛、魯士杰、史丹、閻齊。如今魯士杰跟著蔣四爺學了八手錘，這八手錘，教了夠三千多遍，才學會了兩三手，實在太笨，可有一件好處，只要記住了，永遠不忘。也是活該，這廟中後殿佛像的旁邊，掛著一對鑄鐵軋油錘，一問和尚，他也不知道是何年月日掛的。魯士杰拿著可手，就與和尚討過來了，如今也把他留在這裡，看守三千戶。蔣爺與鍾雄商量妥當，到次日一隊分兩隊，兩隊分四隊，前後的接應，兩旁的護哨，俱已將人派好。號炮一響，兩下裡亮隊，這一陣可不似先前，退後者立斬，只許勝不許敗。那邊竹門一開，鍾雄這裡一聲令下，頭一隻大虎頭舟迎將出去。

兩下裡相隔不遠，鍾雄在船上，與對面答話，說：「王寨主請了。」王紀先說：「鍾寨主請了。」鍾雄說：「王寨主果不失信。」王紀先說：「奇男子大丈夫焉有失信之理！」鍾雄說：「前日與寨主修下戰書，今日決一勝負。我有言在先，要打了敗仗，情甘意願把君山讓與寨主執掌，王寨主要輪給與我，便當怎樣？」王紀先說：「我要打了敗仗，把這座山讓與你執掌。言而不信，如畜類一般。」鍾雄說：「我要敗了，不讓君山，非為人類。王寨主傳令罷，我可要得罪了。」話猶未了，一回手，當就是一飛叉，正叉在王紀先半副掩心甲上，將叉撞回來，墜落在船板之上。鍾雄身後就是王鏐，唰、唰、唰唰，所有的暗器，全部打將出去，俱是空費徒勞，打在王紀先身上，俱都被撞將回頭。眾人知道，王紀先必是金鐘罩。兩下船隻，往一處一湊，這一陣好殺，也有在船上動手的，也有鑽入水中在水內交戰的，轉眼之間，就有死於非命的。真稱得起強存弱死。楊平滾的船往外一撐，楊平滾手中提定一對三尖刺，正要過來與鍾雄交手，鍾雄手中提定五鉤神飛槍，也要與他較量。皆因王鏐躍到王紀先那只船上，二人交手，楊平滾也要過來與鍾雄交戰，不料後邊「嘯」的就是一刀，楊平滾的頭顱墜於船上，那只船上，一陣大亂。鍾雄一見，好生詫異，又見那人與偏將交手，轉眼間，那三員偏將俱死在那人之手。那三個偏將，一個叫劉成，一個叫馬泰，一個叫方天保，全死了。那個人又殺嘍兵。鍾雄見那人驍勇無比，殺了許多嘍兵，復又躍到廖習文船上。廖習文對著他，發出一枝袖箭，那人一矮身躲將過去。掃堂刀就砍在廖習文的腿上。廖習文栽倒在地，被那人回手一刀，就結果了性命。廖習武見他兄弟一死，氣衝兩肋說：「文俊，你反了嗎？怎麼殺起自己人來了？」一擺雙銅，跳到這只船上，早被那人一抬腿，踢下船去。在水內，被胡小紀、胡列、鄧彪把他捉住，扭往君山後船來了。朝天嶺打了敗仗，嘍兵死的不計其數，後邊王紀祖催船接應，迎面遇見金頭蛟謝忠，銀頭蛟謝勇。謝忠躍上船去，王紀祖一抖三股叉，謝忠翻個筋斗，跳入水中去了。王紀祖一抖身，跳在謝勇的船上，掄叉就砸。謝勇未被桿叉打著，一翻身跳入水中去了。王紀祖又奔了蔣雄的船，也是一抖叉，蔣雄就墜落水中去了。又與侯建交手，也就在三兩招數，侯建也被打入水中去了。王紀祖哈哈大笑，自覺連贏了四陣，以為都不是他的對手。他焉知曉是中了人家的計策，別看都跳入水內，打算要在水內拿他。迎面之上，來了一隻小船，船面站著兩個人，前面那人說：「好鳥八的，不要猖狂，老西來也。」原來是徐良到了。

前文說過徐良被捉，那武生相公把他捆好，那人揚長而去。少刻，出來幾個家人，把山西雁搭到書房外頭，不多一時，那武生相公扛著乜雲雕從外面進來。那乜雲雕本是央求那武生相公，容他在院內暫避一時，相公說：「你隨我來。」叫他在茅廁內藏著，先拿住徐良，後拿的乜雲雕。那相公實在不知二人是誰，皆因聽徐良說：「他是賊，我是拿賊的。」因此把乜雲雕拿住扛進來，也就扔在徐良對面。相公問徐良：「你方才說你是拿賊的，在哪裡當差？姓甚名誰？」徐良說：「我姓徐名良字世長，山西人氏，御前帶刀四品護衛。」相公一聽，連忙親解其縛，說：「我提個人，你可認識？姓蔣名平字澤長，外號人稱翻江鼠。」徐良說：「那就是蔣四叔。」那人說道：「原來是老賢姪。」徐良說：「你就是大叔了。不知大叔貴姓？」那個人說：「我姓苗叫苗正旺，外號人稱生面小龍神。」徐良說：「你老人家，就是當初在高家沿治水拿吳澤的那個大叔麼？」苗正旺說：「正是。」徐良說：「你老人家因何在此處居住？」苗正旺說：「皆因救了公孫先生，拿住吳澤，是我天倫怕大人奏事，萬歲封官，我們急急隱遁了。我有個叔叔在朝天嶺後山苗家鎮居住，因此我們搬在此處，叫避賢莊，我天倫就死在此處。不料賢姪到此，千萬恕我不知之罪！但不知賢姪到此，因為何故？」徐良就把開封府丟印，到此找天倫，朝天嶺造反，追下乜雲雕的話說了一遍。苗正旺說：「原來還有這麼件事情，我住在荒村之內，一概不知。賢姪請在這裡住著，我自有道理。」徐良說：「我展大叔、蔣大叔在三千戶還等著我呢，我不回去，他們放心不下。」苗正旺說：「無妨，我自派人與他們送信。」徐良無奈，只得在他家內住下。苗相公預備酒席，款待山西雁。徐良是滴酒不聞，就是用飯。用飯之時，苗相公叫家人別缺了那個人的飲食。苗正旺與徐良談了半夜的光景，問徐良所學所練，山西雁把自己所學的一一說了一回。苗正旺說：「我要在賢姪身上，學習一宗暗器，不知賢姪肯傳不肯傳？」徐良說：「只要我所能者，任其所學。」苗正旺說：「你把錦背低頭花裝弩，教給與我。」徐良點頭應允，每日晚間，教導與他。白晝也有在家的時節，也有不在家之時。這天早早的用飯，苗正旺說：「賢姪我同你瞧瞧熱鬧去，該你成功之日了。」徐良納悶，就同著他，帶了自己東西，出門到了河沿。苗正旺用手一招，自來一隻小船，二人上去，搖搖擺擺，未出山灣就聽見一陣轟隆轟隆連聲大炮。徐良問：「何處交兵？」苗正旺就把今日對敵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徐良此時，恨不能肋生雙翅，飛到那裡才好。繞了半天，方才繞到馬尾江。徐良說：「苗大叔，我在水內打仗可不行。」苗正旺說：「水中打仗，非得跳船，這只船跳在那只船，那只船跳在這只船才行。似你這身體靈便，水中打仗極其容易。」這句話把徐良提醒，迎面就看見王紀祖連贏了四陣，他一縱身，躍過王紀祖這只船上，王紀祖用三股叉對著他一抖，徐良把大環刀往上一迎，當的一聲，把叉削為兩段。王紀祖嚇的膽裂魂飛，急忙往別的船上一躍。這時忽見水中縱上一個人來，徐良一看，並不認得。此人約有二□餘歲，黃白臉面，細目長眉，一身水衣，手中拿定單拐，正在那王紀祖往船上一躍，尚未站穩，那人手執單拐打去，當的一聲，正打中王紀祖膝蓋以下，賊人嘍咚落水。

蔣四爺此時正在水中殺那邊嘍兵，忽見西邊來了一個人，穿著一身水衣，尿泡蒙頭，一隻手拿定單拐，一隻手拿定一個鐵錘，亂殺朝天嶺之人，死的人不計其數，又拿了王紀祖。王紀先見兄弟落水，對徐良就是一槊，徐良用刀一迎，將槊頭削落。白芸生躍到紀先的船上，砍了一刀，王紀先架桿一迎，芸生撒手一扔刀，一抬腿跌在紀先的手上，王紀先也就丟槊，二人揪扭，紀先力大，

把芸生舉起來。要問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